

HKP
361.3
L21 S

623475912

社会工作价值在香港的本土化过程： 一个研究的方向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林昭寰 陈高凌

一 前言

在现今的俗世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上帝”，人们没有共同的终极价值观（ultimate value），价值观成了个人的选择范畴，既然是个人的生活取向（life - style），只要在不损害别人的大前提之下，则任何人的选择也可以是对的。

以上有关现代社会价值混乱的情况，也反映在社会工作价值讨论的过程中。理论上，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应该具有着一致的理念和目标，实践者（practitioner）有相近的意识形态和工作手法。然而，以香港为例，我们却发现不同工作范围的社工，其实具备着差异很大的价值观念，对不少与专业有关的问题——例如社会资源分配，案主（client）与工作者的关系，如何解决案主的问题等——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放宽些眼界而至于不同地区，例如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者，业内存在着的分歧便更为明显。^①

笔者无意夸大社工行业内的分歧，而是要指出：这种混乱的价值氛围，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社会工作价值本土化的起点，只有首先承认和了解这些分歧，才会更明白社工价值本土化的需要和目的。

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例，社会工作的发展至今约只有一百多年（Owen, 1964; Young & Ashton, 1956），但它的服务范畴却曾经多次变动（Harrison, 1976; Younghusband, 1981, 1951; Rodgers & Dixon, 1960）。英国 Attlee（1920: 2, 221）于1920年所指

^① 例如 Roberts（1990: 42）便曾有以下的观察：在一个国际会议里，当来自北美洲的社工侃侃而谈如何透过梦的解析帮助案主；另一边，来自第三世界的社工则在讨论在贫困农村里寻找合适的农业肥料的困难。



的社工包括神职人员、好心的老板、城市规划师、工会组织者。延至1968年的Seeborn Report之后,社会工作的职权和范畴才较为确定(Glennister, 1995; Hall, 1976),从中我们可看到社工行业的定义和范畴的变化。香港社会工作早期的发展模仿英国,因而有类似问题。例如,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Hong Kong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在1947年6月4日的第一次筹备茶会的与会者,便包括了志愿团体的职员和“政府方面的华民司署和劳工署的帮办、医务署的施赈员、监狱署的狱官等”(李, 1966: pp.9—10)。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社工的职业范畴在香港大抵已经确定,但是,却仍不断有新的服务类别和范畴出现,例如,长期病患者和临终病人的服务,都是在近十年内才出现的服务类别。

二 四种界定方法

回顾历史,在多变的社会工作的范围内,社会工作价值的讨论和界定,大抵有四种途径。

第一种方法是由业内高级的社会工作者界定(如学者、资深的执业者等),对社工价值作出权威性的定义、诠释和引申,然后作为全行业的模范。

第二是把社工价值等同于个人的良知(reflective conscience),将专业的价值判断交给每个社工,由他/她作个人化的诠释和发挥。事实上,这种做法可能是目前比较多社工采用的方法。然而,这种做法的危机是可能走向“专业无政府主义”;由于每个实践者的眼界和标准都有所不同,要对整个行业作出监察和提高也变成遥不可及的事情。

第三是由政府当局与业界合作,对社工价值作出定义及透过法令强制执行,例如香港的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条例^①便是如此。这个方法的重大问题,是会因为官方与非官方组织对不同问题有差异的立场,而造成业内更大的分歧和矛盾。

第四种可能方法是经民主讨论,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达至全行业的共识,为大部分从业者所接受,或用调查研究,了解大部分前线工作者的意见,作为全行业采纳的共同价值。很奇怪,这个方法却最为罕见,有关前线工作人员的价值观的调查非常稀少(Clark & Asquith, 1984; Holland & Kilpatrick, 1991; Lam, 1997),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假设一般社工都接受了既定的社工价值。

无疑,与上述任何单一的方法建构而成的价值观都难免有所偏颇,因为社工价值并非确立于社会真空之内,而是为了对应和解决实践时面对的问题而产生的,因此,回顾时下有关论述,其实是众多从事理论或实务的工作者,从不同位置出发,论述他们碰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也因此,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论述呈现出下文将会介绍的各种

^① 有关香港社工注册的规条和争论,请参阅香港社会工作论坛的网页: <http://swforum.social-net.org.hk/>及社会工作注册局的网址: <http://www.swrb.org.hk/>。

矛盾,需要综合共融的工夫,和不断的讨论,使之更臻完善。另一方面,价值观也需要反省和不断更新,否则便有可能变成僵化的教条,或只是一种因循的守则。

三 社会工作价值的矛盾

社会工作是一个道德化的行业,与神父、牧师有类似的地方,社工价值的讨论不断存在着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secular)的矛盾。例如,在1918年巴黎举行的世界社工会议中,有论者提出对社工的灵性要求(spiritual requirements):他们应是看护世界的医师(“physicians with hands on the pulse of the whole world”),以为他主义(altruism)为宗旨,而且灵魂要像太阳般纯洁,有牺牲精神,能放弃小我完成大我^①。其实社工在英美发展早期与基督教和教会有密切关系,所以早期对社工的要求有着浓厚的宗教和道德意味,但在后来发展日益变得世俗化,加上政府对社会服务全面进行资助,不容许教会在组织和思想上继续主导。当社工变得完全职业化之后,更变成只是“一份工作”(just a job),所以更不可以太强调神圣方面的要求。然而,社工如果没有超然于现实的价值观念,却又未必能满足工作上的需要。所以,较近代的Morales and Sheafor (1992)仍有类似的观点:社工是一个“人道化”的专业,它的目标是要提高全人类的生活素质,追求社会公义、世界公平。^②

第二个社工价值讨论中经常出现的是改良与革命的矛盾。社工的行动是否只需要局限于改良主义,或是要有革命性的行动。例如在1993年香港部分天台屋居民为争取合理安置的事件中,示威者和社工把一个石油气罐放置在当时港督府的马路中心,使得中环大堵车。从效果上言,这种极端的行动会引起较大的震动和回音,有问题的制度才有机会吸引更多社会关注。尽管他们的行动不为大部分社工所赞成,但是,若我们反观社工的发展,便会发现他们其实源自激进社工(radical social work)的源流,^③这个源流在香港曾经不乏支持者,例如香港大学前教授彼得·何治(Professor Peter Hodge),

^① 原文为:“only those endowed with specially altruistic natures would choose a profession which has, as its sine qua non, the endeavor to help one's neighbor. In the soul of the future social worker there should be embedded a spiritual quality which been inspired, consciously or not, by the divine precept: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 Above all, such a one must be possessed of a soul pure as sunlight... like Epictetus and St. Paul, we base our professional ethics on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Chaptal, 1929, pp. 121—123)。

^② Morales and Sheafor propound that social work is a humanizing profession which is committed to confronting imperfec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pursuit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economic,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of all in society.” Their obligation is to attempt to improve all people's life qualities through “caring, curing and changing” (1992: 1, 5, 11, 225)。

^③ 这个源流认为社会工作应将阶级斗争体现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与工人组成联合,争取改善社会福利,并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Thompson, 1993; Simpkin, 1990; Corrigan & Leonard, 1978; Bailey & Brake, 1975)。

便曾经是社会行动的鼓吹者，在当年被视为激进主义 (Lam, 1997)。这个源流是社工发展的其中组成部分，与其他源流可否共融，直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挑战。

第三个矛盾是控制与照顾两个相违的目标 (control and caring)，即：社工应是作为主流社会的代表，对离开常规的异端分子进行社会控制，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还是社工应作为异端分子和弱势社群的同路人，充当他们的发言者，协助他们争取更多资源和更多空间，以达致他们为社会所不容但又未必无意义的“理想”。两个不同目标无论在理论上和效果上都是南辕北辙。

第四个矛盾是案主与案主之间的互相矛盾。有些时候社工不可以单纯用技术化解所衍生的困境。例如虐妻问题，便并非全部由于施虐者的个人态度出了问题，当中男人施虐者也有其文化和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困境和苦衷 (以下将有较详尽的讨论)。

第五个矛盾是社工与机构的矛盾。作为一个“专业”，社工可以独立地工作，有独立的专业判断 (professional judgement) 的权利。但是，由于资源的问题，香港绝大部分的社工都受雇于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因此个别社工的决定都受到机构方针的限制。理论上，社工价值是以社会工作实践者为轴心，雇用社工的福利机构是没有位置的。现实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没有太多私人执业机会的地方 (例如香港)，个别的社工离开了机构，便没有执行社会工作实务的机会，社会工作价值便也失去其意义。另一方面，假设所有福利机构都改用“非社会工作”的态度和手法去办福利事业，例如将服务对象等同于顾客，将社会服务视为一般营运的“社会生意” (social business)，则我们有理由相信，社工价值会因为失去了物质基础而丧失其实际意义。

最后一个是个人的价值观与专业的价值观的矛盾。例如当有天主教信仰的社工遇到要求堕胎的案主，应如何面对？我们不可能设想社工完全职业化之后，便会没有专业价值与个人价值观的矛盾。

以上提到的矛盾向来存在，并不断有人在理论上试图解决。其中 Biestek^① 所代表的努力，是尝试把社工价值的矛盾淡化，提供另一些原则以跟随；他的论点包括了广为流传的七项原则：

(1) 个体化原则 (individualization)，承认每个个人的独特性质，并将每个案主作为“这个人”来看待，而非只以之为“一般人”。

(2) 明白案主有目标地表达情感 (purposeful expression of feelings) 的需要，工作人员应聆听和协助案主表达有助于他/她个人发展的情感。

(3) 节制的情感投入 (controlled emotional involvement)，工作人员应对案主具有高度敏感，明白其真正意义和目的；但其情感投入要有所节制，作出适当回应。

(4) 接纳原则 (acceptance)，指工作人员需要理解案主个人的强弱、优劣和行为的动机及背后原因。并借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信念，明白案主，处理他/她面对的问题。

^① 虽然此书名为“个案工作的关系” (The case work relationship)，但所讨论的定义和范围包含了所有社会工作 (Biestek, 1961: 3, 17)。

(5) 非判断化的态度 (non-judgmental attitude)，工作人员不能够对案主的问题随意下判断，归咎或谴责案主。就算有些情况下需要有价值判断，也应只是对事不对人。

(6) 案主自决 (self-determination)，案主有为他们自己的选择作出决定的权利和自由。工作人员需加以尊重及协助，并要明白这是案主自我发展 (self-development) 的机会。

(7) 保密原则 (confidentiality)，案主对工作人员在专业关系中披露的个人资料，工作人员需要加以保密。

对 Biestek 的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他的理论主要建基于个案工作，而后期社工的发展已超出个案工作范围，包含了相当多的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成分，Biestek 的理论在现今便不完全适用。

第二是他将社会工作的性质个人化，其重要假设是：社工可以而且应该维持价值中立 (value free) 的立场。社工决定时，要把外在事实与他个人分开。然而，在实践时，一个社工即使尽力使自己价值中立，也难以避免在与案主交往之间，流露出个人价值观，影响了建构和处理案主问题的的工作。在哲学上，道德价值上是没有“完全中立”这回事的。

英国学者 Banks (1995) 则提出了四项社会工作价值的基本原则，相对于 Biestek，她的观点较为社会化，较为重视社工 (和案主) 与大众的关系。她的四项原则为：

(1) 尊重案主自决的权利和提供协助，负面方面为：鼓励用者积极参与社工介入的过程，言明他/她的需要和要求。正面则为增强他们的能力和自信，达到案主“权利实化” (empowerment) 的目标。

(2) 透过社会工作者是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得以发展。

(3) 争取社会平等的实现，包括平等对待 (equal treatment)，平等机会 (equal opportunity) 和平等成果 (equality of result) ——即透过提供社会服务，使得本来处于劣势的人士和社群有较好的起步点，与本来处于优势的人士有较接近的成果。

(4) 社工有义务使得其社会以分配式公义 (distributive justice) 处理公共资源，使得公共资源的调配真正建基于人民的权利、需要，或回报其曾经作出的贡献。

笔者在此只是简单列举了二位作者的观点，类似有关社工价值的论述其实多不胜数。所以在整体的社工界而言，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没有价值系统的选择，而是太多，其中有主流价值观，亦有支流的价值观念。支流的价值观念是，每一个或一组社工如何理解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和价值，如果各人在道德上都有同等地位，则每个社工对本行业的思考，会对整体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有帮助。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再作讨论。现在的问题是，多不胜数的价值论述之间是否有联系？它们是否有共同的结构？

四 共同的结构

我们认为，一般的社工价值理论都有四个关注的局面：

首先是一个终极层面 (ultimate level), 其内容是讨论何谓个人的最好状态 (wellbeing)。其中最主要的原则是,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即人不能把其他人工具化, 无论所因此达成的目标是如何高尚。此外, 西方的理论比较多地认为, 社会工作若能帮助案主变成个体化的道德个体 (moral agent), 便是成功。即人可以有自主和独立的选择能力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individual), 便是道德上比较好的状态。另一方面, 有些较近期的理论则强调分配式公义 (redistributive justice) 应为个人发展所需要的外在条件, 也是一个理想社会所需具备的特点。

第二是社会层面 (Social Level), 一般社会工作理论比较倾向赞同正面的自由 (Positive freedom), 而不仅是急于受操控的负面自由 (negative freedom)。因此社工应帮助案主以自由的能力去达成某些目标 (freedom to), 只是做到各人都有平等的程序仍是不足, 由于社会上各人起步点本已不公平, 社会工作者应该帮助处于不利位置的人, 尽量令其成果与其他人较为平等。

第三个层面是针对事业 (professional) 的关系, 界定专业权力的范围, 讨论事业社工介入过程的理据。其中则以个体化原则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zation) 和案主自决原则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最重要。

第四是运作 (operational) 的层面, 是较为技术上的, 例如保密原则, 非判断化原则。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社工价值的建立不断作出努力, 但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止,^①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其所持的终极价值的挑战。第一, “传统社工价值” 界定理想的自我为独立自主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的道德个体, 即一般称为“康德型的人性”, 而具备理性能力 (rationality) 是这种人性的必需条件。然而, 上述有关理想的自我的定义, 就算在西方, 也受到非自由主义的学者批评 (Rojek et al, 1988; Webb & McBeath, 1989; Biehal & Sainsbury, 1991)。此外, 原有的社工价值乃植根于英美文化 (Anglo-Saxon culture), 对个体的定义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环境里, 这种文化特殊性便至为明显。因此, 如果社会工作并非只发展为“一国社会工作”的话, 当它在其他地方发展时, 其各个层面都需要加以审视和重整。例如一位非洲的社工 (Silavwe, 1995) 的文章便提及: 案主自决的原则并不适合非洲的现实。因为, 在非洲每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 而是部族的一个分子, 作出的决定并非个体化的决定, 而且族中的长者是智者, 他对每个人的决定也有责任作出照顾。

以中国文化为例, 在台湾电影“喜宴”里, 戏中的父母原本反对同性恋, 但最后则接受了儿子的同性爱取向。然而, 若我们不用个体主义为惟一价值标准, 而以中国的“旧道德”为最终标准, 父母可否不接受同性恋, 要求儿子改变他的性倾向, 借以符合家族为尊的大伦理呢? 假如我们只认为个人自决的原则比其他价值观更为重要时, 则无疑是将“西方”的价值体系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 在确立结论之前, 便先牵涉很

^① 有关总结, 请参阅 Lam (1997); Webb & McBeath (1989); Rojek, Peacock & Collins (1988)。

多复杂的讨论。

笔者希望指出, 西方社工价值的理论, 在有关个人的自我 (self) 的论述, 是有很强的道德个体化理念, 对他们而言, 是一个自明的假设 (虽然不一定受到普遍认同), 并从而衍生出社会工作其他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只习惯看最后的结论, 便会忽略了立论的前提, 更大的问题是: 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两者的边缘, 当西方的价值传入香港, 社会工作者作为香港的高级知识分子, 难免较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因此, 在面对大多数深层结构始终是中国人的香港人时, 社会工作者有时候便会面对难以解决的困惑, 觉得舶来品不完全适合本土人士, 感到社会工作价值有本土化的需要^① (indigenize); 但是, 如何开始呢?

五 本土化的方向

社会工作价值本土化的过程, 需要的是一个对人的理论的反思过程, 一个道德哲学的讨论过程。首先, 我们如何去界定中国人的“自我”将会是主要的理论挑战。个体化的自我观念在西方亦面临挑战, 因为自由主义的自我观有很多假设, 而每个假设不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首先我们需要重估中国人传统的自我理念, 然后, 再审视香港人自我的理念的内涵, 在理论层面上先有所确立, 再在实践层面上验证和比较。

第二点是宗教的教义与社工价值完全脱节。社工价值发展到今天, 思想的源流开始有点干枯, 所需要的是从不同的价值体系注入新元素。例如宗教如何看人, 如何看道德, 是否和社工的本质与目标吻合。在 50 年代, 有不少文章讨论有关社工如何与基督教融合, 但近期则罕有讨论。可是, 因为香港有很多社工具有宗教信仰, 它即是另一套的影响力深远的价值体系, 所以需要加以审视。

社会工作价值也同时是应用的伦理学, 当中需要包容实践者的反省和经验总结, 使得理论和概念得以落实于千变万化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 本土化并非要扬弃外来的观念, 而是要对之反省, 在与本土观念综合之后再作创造。社会工作在香港已经建立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需要了解实践者如何利用外来的价值观, 建构“社会工作”的身份和角色。

基于以上分析, 除了理论探讨之外, 社会工作价值在香港的本土化, 需要有以下三个组成部分:

(1) 对现时实践者的“社会工作价值”的内容和应用, 寻求一个全局性的理解, 只是透过从上而下的方法塑造的价值观是不够的, 价值本土化需要由基层广泛讨论开始, 建立多元化的、不同的参考架构, 再由舆论机制去辅助深化和提高讨论的层次, 最后创造出一套本土价值观的基础。关键是需要一个讨论的文化、气氛和机制, 让每

^① 有关香港社会工作对本土化的讨论参阅 Lam (1997)。

个社工实践者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系统地表达出来作为其他人的参考标准。具体来说,香港需要有多些实践者把个人的“社工价值”作公开论述,放在公众讨论的范畴,并使它变成整个行业有用的参考架构(frame of reference)。也可以进行基层社工的调查和访问,整理出他们在不同的真实情况下的回应方法,如何处理不同的矛盾,解释选择的理由和理论;把这些观点完整地积累和整理是建立本土化理论的第一步。在香港方面,现时机制缺乏有广泛基础的专业报刊,只有一份读者面较狭窄的学刊(Th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加上有关价值观的讨论气氛并不热烈,短期内的发 展恐怕并不乐观。

中国人的讨论习惯较诸西人为弱,而且,交货源流不同,西方的社工理论对于他们本土人士而言有很多已接受的预设,不用再讨论。至于香港,在观念上经常是四分五裂,因此,坏处是很多争论不易有其识;但好处是有比较多不同的价值观和理论可参考。假以时日,相信对建构新理论有帮助。

(2) 上述的机制固然需要,但是,讨论是需要理论基础的,而目前香港的社工训练在理论知识方面仍是太窄,^①不少实践者没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在综合自己零散的观点时或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同时需要深入理解有代表性的实践者(例如有较高专业地位或较深资历)如何诠释社会工作价值,并以之作为整个行业讨论的基础。

(3) 与上述两个方法同时进行的,是对某些具有较严重文化冲突的工作范畴作出深入的处境描述,和对其中实践者的行为作详尽分析。以家庭暴力为例,如何理解暴力原因以至订定工作方向,便已构成复杂的价值判断,虐妻辅导工作所涉及的范围,更包括了中西文化对家庭价值的不同诠释和对男女角色的不同理解。透过对这种具体工作范畴的研究,我们更能明白社会工作价值如何帮助我们处理人类道德的两难困境,和道德抉择背后的文化特性。以下的个案讨论可作为这观点的引申。

六 家庭暴力个案讨论

下述为一男性施虐者对为何向妻子使用暴力的叙述:

阿康渴望有个小鸟依人的太太,但偏偏所娶的却是一个“大女人”,两个脾气刚烈的人走在一起,噩梦亦随之而来。推撞、抛凳、箍颈……什么也做过,只差点儿没有把太太杀死。

以前觉得,我是男人,便要“大晒”,我话一,无人敢话二。饮了两杯后,就更加霸道。结婚二十七载,与太太吵吵骂骂十多年。

每次争吵都是因为琐事,尤其是当太太喜欢收集杂物,弄得家中左厅摆满一

^① 例如:多间院校中只有香港理工大学有专攻社会工作及社会福利哲学的课程。

堆又一堆后,便禁不住怒火中烧。最严重的那次,我曾经激动得把这家中所有物件都摔烂后,把太太推倒在床上,双手紧箍着太太颈项,只要稍一用力,太太必死无疑。幸好刹那间我脑中闪过一念之仁,不禁问:我正在做些什么呢?便立刻放手。

太太性格刚烈,我日日夜夜工作,好似摇钱树,回到家她又要“话晒事”,就觉得她不“俾面”,不爱自己。终于,全家闹上警局。

阿康使用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众多,只列其四:

- (1) 脾气暴躁,加上酗酒,以致自控能力不足;
- (2) 大男人主义、霸道、要妻子服从;
- (3) 太太性格刚烈,不懂得忍让;
- (4) 太太不符合贤妻良母的要求,难免被责。

要分析原因,难免代入价值判断。首先,社工要考虑这是男性的“问题”(第一、二项),还是女性的“问题”(第三、四项),或是双方面都有份。如果确认是男性的问题,还需决定是个人问题(第一项),或是社会文化影响性别角色期望(Gender role expectation)(第二项)。但如果确认是女性的问题,则会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不但需决定是个人或是性别角色期望问题,还可能会将责任推至被虐女性,使受害者在身心受创的同时,还需负上被虐的责任,这是公平的吗?这种不合理的分析,亦会出现在主张“双方都有份”的看法上。身处这个矛盾之内,社工应作何种分析?不论如何选择,社工都会涉及价值判断。

有些看法认为当香港女性经济愈来愈独立、女权愈来愈高涨之时,代表传统权力来源的男性,自然受到冲击,男人往往会觉得自尊受威胁,而最有效夺回控制权的办法,便是使用暴力。从这分析出发,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第一,女性地位过高,应予调整,或加强男性地位;第二,女性已作出改革,男性亦应改革,重新界定两性角色与地位,批判传统重男轻女的文化。哪个理论较为切合现实呢?我们应如何选择?

作出实务上的决定时,社工必须面对价值的矛盾:是改良两性关系与改革两性角色的矛盾;是控制男性如罪犯,还是照顾男性如案主的矛盾;是男性案主与女性案主之间,孰轻孰重的互相矛盾;机构的方向(如女性主义)、专业的价值(如案主自决)及个人的价值观(如重视家庭过于个人的传统观念等)的矛盾。上述矛盾并非单纯以案主自决便能疏解,因为案主亦会出现价值的矛盾:维系家庭为主或是个人需要优先?

在上述讨论社会工作价值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提出透过对话,让社工、学者、政策制定者、专业团体甚至案主,参与讨论价值的矛盾和出路。对话的过程重于对话的结果,我们并非说结果不重要,而是强调透过开放、公平的对话达至较接近的看法,纵然仍有分歧,亦应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存在,互相监察和平衡,并按不同的价值取向制定各样的服务手法和内容,增加案主的选择。

在对话的过程中,对话内容和范围会逐步收窄,以家庭暴力为例,可以建立共同

的结构,将价值矛盾从两端表达:

1. 终极层面。

在终极层面的开怀,何谓个人的最好状态,可由讨论最基本的非暴力/反虐待作起点,以至公平的两性关系,社工的价值取向可以在这直线上讨论。

非暴力/反虐待的两性关系——→公平的两性关系

2. 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则由提高社会对家庭暴力的意识作起点,以至教育大众建立公平的两性关系。

社会意识——→两性教育

3. 专业层面。

在专业层面的讨论由案主自决/价值中立,以至承担、帮助弱势社群,增强妇女地位作讨论。

案主自决/价值中立——→妇女充权 (Empowerment)

4. 运作层面。

运作层面由对个人(包括男性施虐者)非判断化,以至对暴力行为的批判作讨论。

对个人非判断化——→批判暴力行为

上述只是简单地列举例子,讨论进行价值对话可以建立的共同结构,一般而言,在各层面所列的价值取向多由政策制定者或专业团体制定,并广泛被社工接受,以此作讨论的起点,向右列方向进行对话。

参考书目

Abbott, A.A. (1988), *Professional choices: Values at work*, US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Attlee, C.R. (1920), *The social worker*,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Bailey, R. & Brake M. (eds.) (1975), *Radical social work*, London: Edward Arnold.

Banks, S. (1989), *Doubts, dilemmas and duties: Ethics and the social worker*, In Carter, P. et al. (eds.), *social work & social welfare yearbook 1989*,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Banks, S. (1995), *Ethics and values in social work*, UK: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Barclay Report (1982), *Social worker, their roles and tasks*, London: Temple Smith.

Belpaire, Father (1928), *The moral limitations of social work*,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aris, July 8th—13th 1928 (vol. II), Paris, pp.732—733.

Bernstein, S. (1960), *Self-determination: King or citizen in the realm of values?* *Social Work*, January 1960, pp.3—8.

Biehal, N. & Sainsbury, E. (1991), *From values of right in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1 (3), pp.245—257.

Biestek, F.P. (1961), *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 London: Allen & Unwin.

Boehm, W.W. (1959), *Objectives of the social work curriculum of the future*, curriculum-study I. New York: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Bosanquet, B. (1901), *The meaning of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0 (3), pp.291—306.

Brewer, C. & Lait, J. (1980), *Can social work survive?* London: Temple Smith.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BASW) (1976), *A code of ethics for social work*. Birmingham, UK: Author.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BASW) (1977), *The Social Work task*, Birmingham, UK: Author.

Butrym, Z. (1976), *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London: Macmillan.

Carlton, E. (1995), *Valu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 An introduction*. UK: Duckworth.

Chaptal, M. (1929), *Teaching professional ethics to social workers How can this be reconciled with modern tendencies?*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July 8th—13th 1928, vol. II. Paris, pp.121—123.

Clark, C. & Aquith, S. (1985),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larke, J. (ed.) (1993), *Acrisis in ca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Open University Press.

Corrigan, P. & Leonard, P. (1978), *Social work practice under capitalism: A Marxist approach*, London: Macmillan.

Davies, M. (1985), *The essential social worker*, UK: Wildwood House.

Glennerster, H. (1995), *British social policy since 1945*, Oxford: Blackwell.

Hall, P. (1976), *Reforming the welfare: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the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London: Heinemann.

Hare, R.M. (1991), *Ethics*. In Urmson, J.O. & Ree, J. (eds.),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 London: Routledge, pp.100—108.

Harris, N.G.E. (1996), *Professional codes of conduct in the United Kingdom - A directory (2nd edition)*, UK: Mansell.

Harris on, E. (1976),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Social Work*, In Halsey, A. H. (ed.), *Traditions of Social Policy - Essays in Honor of Uiolet Butl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81—99.

Holland, T.P. (1988), *Power, paternalism and professional - client relationship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Clarke, R.W. & Lawry, R.P. (eds.) *The power of the professional person*, US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15.

Holland, T.R. & Kilpatrick, A.C. (1991),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work: Toward a*

- grounded theory of professional ethics, *Social Work*, 36 (2), pp.138—144.
- Horne, M. (1987), *Values in social work*, UK: Wildwood House.
- Husband, C. (1995), *The morally active practitioners and the ethics of anti-racist social work*, In Hugman, R. & Smith, D. (eds.),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work*, London: Routledge.
- Jones, C. (1983), *State social work and the working class*, Hong Kong: Macmillan.
- Jordan, B. (1990), *Social work in an unjust societ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 Lam, C.W. (1997), *Where East meets West - A comparison of social work values between Britain and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 Langan, M. & Lee, P. (eds.) (1989), *Radical social work today*, London: Unwin Hyman.
- Lee, P.R. (1929), *How to Maintain the Inspi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Which tends to Decrea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to a Professi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aris, July 8th - 13th 1928, Vol. II. Paris, pp. 107—119.
- Levy, C. (1978), *Social work ethics*,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 Lloyd, M. (1997), *Dying and bereavement,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work in a market economy of welfa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7 (3), 175—190.
- MacIntyre, A. (1966), *A shorthistory of ethics*, New York: Macmillan.
- Millerson, G. (1964), *The qualifying associations: A study in professional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 Morales, A.T. & Sheafor, B.W. (1992),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of many faces* (6th edition), USA: Allyn & Bacon.
-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Work Training (1964), *Introduction to a social worke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Norman, R. (1983), *The moral philosoph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Owen, D. (1964), *English philanthropy 1660—1960*, US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ton, H.J. (1948), *The moral law*,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Peile, C. & McCouat, M. (1997), *The rise of relativism: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knowledge in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7 (3), 343—360.
- Philpot, T. & Hanvey, C. (eds.) (1994), *Practicing social work*, London: Routledge.
- Pinker, R. (1990), *Social work in an enterprise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Plant, R. (1970), *Social and Moral theory in Casework*, London: Routledge.
- Pumphrey, M. (1959), *The teaching of values and ethics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London: Council of Social Work.
- Reamer, F.G. (1990), *Ethical dilemmas in social servic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G. (1993),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dgers, B.N. & Dixon, J. (1960), *Portrait of social work*,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jek, C., Peacock, G., & Collins, S. (1988), *Social work and received ideas*, London: Routledge.
- Skidmore, R., Thackeray, M.G., & Farley, O.W. (1991),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USA: Prentice Hall.
- Silavwe, G.W. (1995), *The need for a new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in an African setting: The case of social casework in Zambia*,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5, pp.71—84.
- Simpkin, M. (1983), *Trapped within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 Smith, C. & White, S. (1997), *Parton, Howe and postmodernity: A critical comment on mistaken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7, 3, June 1997, pp.275—295.
- Thompson, N. (1993), *Anti-discriminatory practice*, Houndmills: Macmillan.
- Tilbury, D. E. F (1977), *Casework in Context UK*: Pergamon Press. Timms, N. (1983), *Social Work Values: An enqui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Vigilante, J. (1974), *Between values & science: Education for the professional during a moral crisis or is proof truth*,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ocial Work*, 10, pp.107—115.
- Webb, S.A. & McBeath, G.B. (1989), *A political critique of Kantian ethics in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 pp.491—506.
- Young, A.F. & Ashton, E.T. (1956), *British social wo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Youngusband, E. (1951), *Social work in Britain - A supplementary report on th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of social workers*. Edinburgh: T & A Constable Ltd.
- Youngusband, E. (1981), *The Newest Profession - 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 Work*, London: IPC Business Press.
- 李希旻 (1966), 《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简史: 1947年至1960年》。《香港社会工作学报》(1), 9—12, 及 (1967); 《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简史: 1961年至1965年》, 《香港社会工作学报》, 2 (2), 19。

